

1 天才教授凡杜森登場

這是件絕對不可能做到的事！

世界各地前來波士頓參加一年一度西洋棋錦標賽的二十五位西洋棋大師，異口同聲地說這絕不可能，而這些西洋棋大師級人物的成就，正是因為他們都擁有一般人無法企及的非凡智力。

有些人漲紅了臉爭吵著，有些人神態高傲地站在一旁默不作聲，更有些人將此事以一句「無聊」帶過，置之不理。

這場爭論是由世界聞名的科學家暨邏輯學家，奧古斯都·S·F·X·凡杜森教授一句不經意的評論所引起的。

在過去他也曾因為某些漫不經心的發言引起激烈的爭執，事實上，他在科學界也是個頗具爭議性的人物。

有次他發表了一份令人吃驚、超乎常理的文章，被一所知名大學強迫辭去哲學系主任的職位，後來該大學發現自己的錯誤，想要請他回去，卻被他拒絕了，於是改頒榮譽學位給他。

二十年之間，法、英、俄、德、義大利、瑞典及西班牙等國的教育及科學機構頒贈了許多榮譽學位給他，肯定他是科學界中頭腦最好的人，在他名字後邊的榮譽學位縮寫已成一長串字母，涵蓋了半打以上不同的科學領域，因而養成了他高傲執拗的脾氣，不容許任何人對他的看法提出反對的意見。

這段令全世界西洋棋大師們齊聲反對的議論，是凡杜森教授與其他三位知名人士談話時說出來的，其中却爾斯艾伯特博士正好是一位西洋棋愛好者。

「西洋棋只是一種運用腦部功能的單純行為而已，」凡杜森教授用他一貫不耐煩的口氣說：「是一種浪費時間和精力的活動，可能會比解決抽向問題稍為困難一點，但只需要一點點邏輯概念就夠玩西洋棋了，邏輯能解決任何問題，我不是說大部分的問題，而是任何問題，任何人只要徹底明白邏輯思考的方法，就可以擊敗你所謂的世界西洋棋高手，這是必然的事，就像不管在什麼時候，二加二一定等於四一樣，我沒玩過西洋棋，我從不作浪費時間的事，不過，如果給我幾個鐘頭時間研究它的遊戲規則，我就能打敗任何以西洋棋為終身職業的棋士，那些頭腦僵化、心胸狹窄的職業棋士，一定不會是邏輯思考的對手，我的頭腦則不大相同，我能自由自在地遨遊在邏輯領域之中。」

艾伯特博士不服氣地搖著頭說：

「不可能！」

「沒有不可能的事，」凡杜森教授厲聲說：「人類頭腦能做任何事，只要遵從理性就夠了，幸好老天把理性留給了我們。」

凡杜森教授那種毫不妥協而充滿挑釁的口氣，氣得艾伯特博士滿臉通紅，凡杜森教授用這口氣說話而惹火棋他人的事，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尤其是對某些

學有專精頗有名氣的人。

「你知道怎麼下西洋棋嗎？知道它有不可記數的走法嗎？」艾伯特博士問。

「不，」凡杜森教授那種乖張的口氣依然不變，「我只知道需要將某些棋子往特定的方位移動，直到對方的國王無法動彈為止，對嗎？」

「不錯，」艾伯特博士緩慢地說，「不過，我從未聽過有人用這種方式來描述西洋棋賽。」

「既然如此，我敢再說一次，真正的邏輯學家能夠充分運用邏輯思考擊敗任何西洋棋專家，給我幾個鐘頭時間，讓我研究一下個個棋子的走法，我便能在棋盤上擊敗你。」

凡杜森教授的眼睛毫不客氣地瞪住艾伯特博士。

「我不跟你比賽，」艾伯特博士說：「你說任何人——你說過，你可以擊敗世界上最厲害的棋士，等你熟悉了比賽規則之後，你願意跟世界最佳棋士比賽一場嗎？」

「毫無問題，」凡杜森教授說：「多次經驗告訴我，需要我親自出手才能取信於人，我可以再來一次。」

以上就是這場激烈爭端的緣由，這些世界級的西洋棋大師一致同意，接受同樣聞名於世的凡杜森教授挑戰，並安排好就在世界錦標賽以後，由獲得冠軍的棋士和凡杜森教授對賽一局，這次的冠軍便是曾拿下六次世界冠軍的俄國棋士柴可夫斯基。

錦標賽後的第二天，知名的美國西洋棋好手希爾布里先生到凡杜森教授的公寓，跟他切磋了一個早上，希爾布里先聲離去時，有人看到他神色悽慘，當天下午，凡杜森教授就要跟俄國冠軍開戰了，當地的報紙大幅報導這一件事，數百位西洋棋棋迷湧進現場，想要親眼目睹這場不同尋常的比賽。

當凡杜森教授走進會場時，人群中發出一陣低沉的擾動聲，他個子瘦小，像是個小男孩，單薄的雙肩被碩大的頭顱壓得下沉而不勝負荷，他戴著八號帽，雙眉又濃又直，像頂著個屋頂蓋似的，頭上是一團雜亂蓬鬆的黃髮，看起來有點古怪，厚厚的眼鏡片後邊，藍色的目光從半睜半閉的眼睛中斜射而出，狹窄的臉龐沒留鬍鬚，嘴腳緊閉成一條直線，面色蒼白如整天躲在研究室的學者，他的手指白皙細長，一眼就可看出五十多年的科學家生涯中從未做過任何運動。

俄國人面帶微笑，在棋桌前坐下，他根本就不把對方看在眼裏，一副「陪他玩玩」的心態。

其他棋界高手們聚集過來，好奇地注視著兩位參賽者。

凡杜森教授以後卒開局，他毫不遲疑的移動棋子，到了第五手，俄國人臉上的笑容不見了，到第十手時，在一旁圍觀的棋士高手全動容了，俄國冠軍不得不為自身的名譽認真起來。

凡杜森教授的第十四手將自己的城堡移到後四的位置。

「將軍。」他說着。

俄國冠軍經過一番長考之後，移動騎士去保護國王。

凡杜森教授注視著棋局，往椅背上一靠，雙手十指指尖輕觸著，目光自棋盤移到天花板，不聲不響地坐著，十分鐘之後，他平靜地說：

「十五手之後死棋。」

觀眾們都倒抽一口冷氣，棋士高手們忙著檢視棋盤上的布局，想要找出凡杜森教授這樣宣示的根據。

俄國冠軍自己心知肚明，他面色蒼白，茫然地靠到椅背上，他沒有露出任何驚訝的神色，只是在他無法理解的迷宮中無助地掙扎，突然間他站起來，伸出手握住對方纖細的手問著：

「你從未下過西洋棋？」

「沒有。」

「老天！你不是人，你是個腦子——是機器——一部思考機器。」

「這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兒。」凡杜森唐突地說着，語調中沒有半分得意，仍是一貫不耐煩的冷淡口氣。

俄國西洋棋冠軍對他的評論被新聞記者韓欽森哈契發表在報章上之後，天才教授「奧古斯都·S·F·X·凡杜森 Ph.D.，LL.D.，F.R.S.，MD.」，就一直被世人稱為「思考機器」了。